

[韩]求晓瑞 / 著

张

娜 / 译

叶别 暗恋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就是你在你身边，
却不知道我爱你。



人
出
版
社

[韩]求晓瑞 / 著

张娜 / 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

暗恋

RBA/31/07

I312.6

1010

图字：01—2002—5458号

Sad Separation by Ku Hyo-Seo

Copyright © 2001 Ku Hyo-Seo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Korea by SEGYESA Publishing Co., Ltd. Seoul.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2 by SECOTech Co., Ltd., Seoul, Korea.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Ku Hyo-Seo through SEGYESA Publishing Co., Ltd. & SECOTech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暗恋/(韩) 求晓瑞著; 张娜译.—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2.12

ISBN 7-5008-2927-2

I. 暗... II. ①求...②张... III. 长篇小说—韩国—现代 IV. 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2) 第089985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45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 62350006 (总编室) 62005038 (传真)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翠明文印中心

版 次: 2002年12月第1版 2002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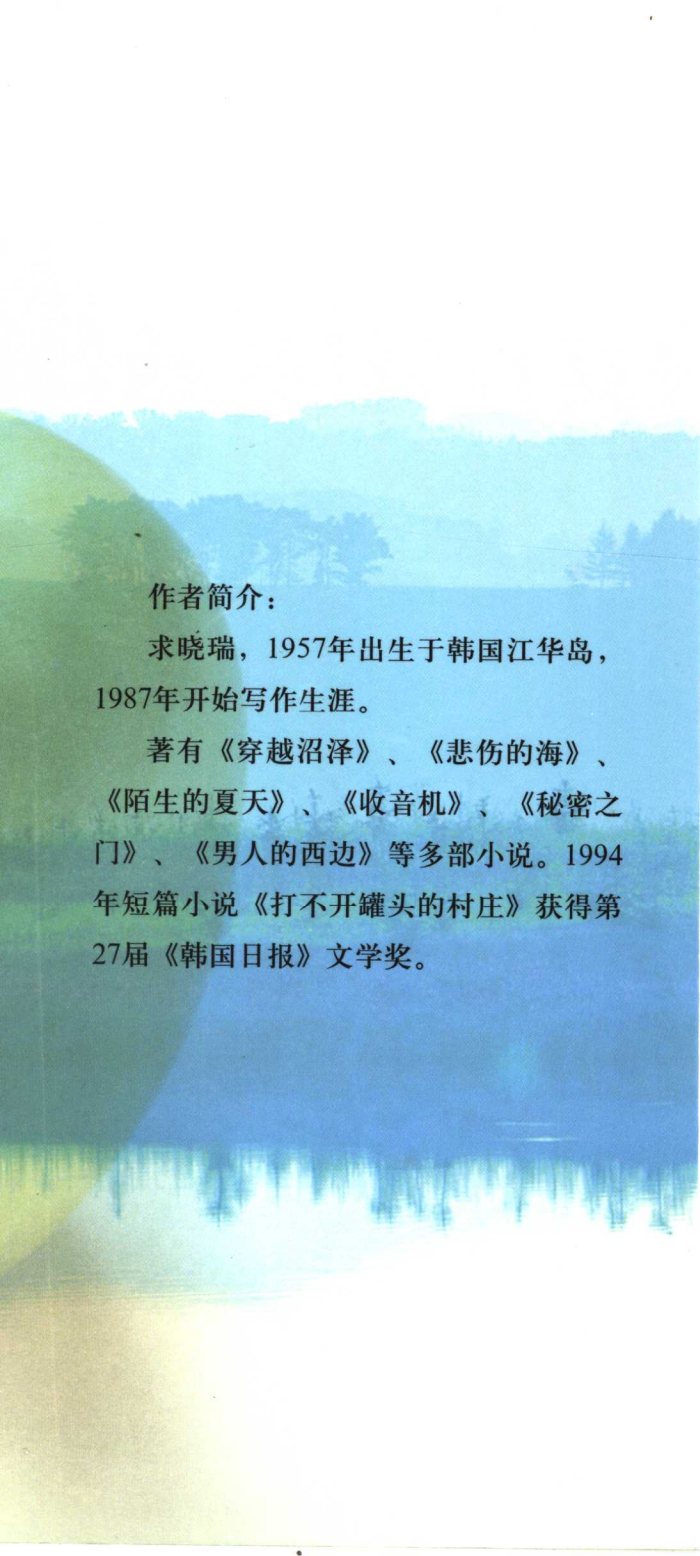
字 数: 100千

印 张: 5.5

定 价: 1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调换



作者简介：

求晓瑞，1957年出生于韩国江华岛，
1987年开始写作生涯。

著有《穿越沼泽》、《悲伤的海》、
《陌生的夏天》、《收音机》、《秘密之
门》、《男人的西边》等多部小说。1994
年短篇小说《打不开罐头的村庄》获得第
27届《韩国日报》文学奖。

第一章.....	1
像是漂浮在空气中的一缕绒毛，只有当光线直射时才被发现。其他的时间里，它也就那么存在着，以一种想像不到的重量，在我的身体里漂浮。	
第二章.....	15
我忘不了老师那天的样子。那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您，不能再用简单的可爱来形容了。我开始意识到在老师疲倦的神情下掩藏的无尽的绝望和失落。	
第三章.....	49
或许，这也是冥冥中安排好了的。目的是让我静下心来，仔细地环顾这曾经留下太多回忆的地方。	

第四章..... 67
但是老师总是像看着妹妹似的看着我……拿着干干的毛巾来到我面前伸手递给我。那白毛巾上流淌下来的夏天正午的阳光，那耀眼的记忆，我怎么能忘怀呢？

第五章..... 85
此刻我好像才明白了一切。为什么每到夏天老师都会呼唤我，笨拙的我没有马上猜到。六年过去后的今天才来找您，虽然晚了一点，但我还是知道了。

第六章..... 111
是的，这句话终于说出口了：我爱你。可是，你已经听不见了。绝望如此的我，终于抑制不住积蓄了仿佛若干光年的泪水，哭了。

尾声..... 161
我已经明白了，缘分就像瞬间吹过的风，但不会一去不复返，它是延续的。如果它不再回来，我知道那后果将会多么可怕。看到孩子的那一瞬间，我再一次顿悟了。

作者后记..... 169

像是漂浮在空气中的一缕绒毛，只有当光线直射时才被发现。其他的时间里，它也就那么存在着，以一种想像不到的重量，在我的身体里漂浮。

第 一 章

1.

一到夏天，我就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之所以是“一种”，是因为不能断然地说那就是纯粹的不安。那种感觉，就好像有一个拳头大小的东西在我的胸口呼吸、喘气。或许是跟季节有关吧，至少这种不安会持续到夏天结束，直到第一阵秋风吹来的时候。

但也不是整个夏天都那样，准确地说其实只要三四天左右就好了。几乎没

什么痛苦，也没出现什么难忍的症状。只是心怦怦跳，情绪变坏。为什么会这样呢？感觉就好像月经临近一样。甚至，它好像也成为了属于我的一部分固定的生理现象，只在固定的时间发作，开始和结束都昭示着什么。

事实上那种不安真的和月经赶到了一起，所以一直没有察觉。去年夏天就很可能是这种情况。以至到了今年的夏天，我才真正意识到它是“一种”单独存在的现象，不由得我不正视。

七月二十二日。每年的这一天都会开始这种症状。这个事实并不是一开始就知道的，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在自言自语地说：“又来了。”顺便瞟一眼桌上的日历，七月二十、七月二十一、或者是二十二日，前后总有些差异，但是二十二日这天肯定不会错过，一定包括在内。所以，我确定七月二十二日是我不安的起源日。

我对丈夫说起这种症状时，丈夫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好半天才开口：

“你是不是有一天被人狠狠地打了一顿，比如高中的时候被老师体罚……嗯？是不是有过？”

丈夫的语气表示他跟以往一样，根本没把我的话当真，就像哥哥一样故意逗我玩儿。说着说着还伸手挠我的痒。

“别闹别闹……真是的，你也不想想，七月二十二号是暑假，我哪有机会挨打啊？”

嘴里说着这句话的时候，我在努力追溯过去的“不幸”。可是所谓“七月里的不幸”是那么的陌生，仿佛从来就不存

在。我的记忆里属于那时的部分很单纯，单纯得只剩下老师问我们“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之类的傻问题。

我一边笑着躲闪丈夫的手，一边沉浸在对过去的回忆中。眼神有些呆滞地追索着丈夫那双宽大白皙的手，手腕上的西铁城表闪着银光，有些晃眼。

这时，笑闹着的他突然正经了起来，慢慢走到客厅的沙发前坐下，把我搂在身旁，说：

“我也有那样的感觉。秋天刚到，心里就觉得不安。为什么会这样呢？看看挂历，原来是九月初啊。准确地说是九月五号。有一年我突然想起来，那天正好是我入伍的日子。你看，好几年都没意识到，只是盲目地心里发慌，可是突然就在那天想到了。说来也怪，自从知道了那天正是我入伍的日子以后，我就好了。”

这么说着的时候，他的手正在我的长发里缠绕摩挲，让我感觉那种不安在渐渐平息。虽然我知道，用不了多久它还会发作。但至少，此刻可以暂时性地被我忘却。

“其实，也不是说就不再不安了，而是觉得，不安也好，恐惧也好，总要过这一天的。这么想就能让自己安静下来。你也知道，当时我是不知天高地厚地突然去参军的。那时就想，反正人家都参军回来了，会有什么可怕的呢？于是就那么毅然决然地去了，实际上心里却很茫然很恐惧。所以尽管都退伍七年了，到了初秋还是心有余悸。”

我以为他的话就到此结束时，他的声音和神情却异常郑重起来。

“你不知道，现在这种症状又多了一项——有时我会做

梦梦到自己不能退伍了。这个梦说起来真是好笑，国防部的转业名单管理系统出现了问题，同期战友都退伍了，只剩下我自己。我很气愤去找人事科追问，人事科的一个前任下士总是对我说：就忍一周，转业命令马上会下来。于是我就想，推迟一周不值得吵架，况且吵架没准儿会让自己受更大的委屈，还是忍忍吧，不就是一周吗？可是，军队里的一周是那么的漫长，郁闷得每分钟都想发火。每次梦做到这里我就醒了，一看身边还躺着你，而我早就已经不是军人，感觉现实真的就像是我的救星，让我从噩梦中逃离出来。”

说到这里，他温情地抱住我，似乎是在用行动感谢我和现实的存在，帮他脱离了噩梦。

“其实我一直觉得军队的生活还不算太难受，但是做梦的时候好像真的很难过。在现实当中认为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有的时候却好像在潜意识深处留下了伤痕。关键是，这种伤痕留在谁的心中。你也知道，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因此而苦闷的。”

他的这些话似乎都在表明，他很理解我的不安，并且确信我的不安来自于这种深藏于潜意识深处的伤痕。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很多心理学家利用催眠的方法让患者说出内心深处的隐痛，而那些隐痛有的甚至是患者本人都已经忘却了的记忆。

但是，丈夫的这番长篇大论却是为了得出一个结论——我的症状没什么大不了。他和那些心理医生不一样，没把我当做患者看待。或许，这样也是好的吧。

但是，毕竟我丈夫最终找出了他不安的原因，而我却没

第一章

能做到。好像我不安的因素是细小的，微乎其微的。像是漂浮在空气中的一缕绒毛，只有当光线直射时才被发现。其他的时间里，它也就那么存在着，以一种想像不到的重量，在我的身体里漂浮。

总之，我就是不安、恐惧，无论我丈夫怎么说。这个夏天的不安又来到了。

2.

那天依然如故。他一起床就冲凉，吃完早饭又冲了一次。天太热了，我把前后阳台和卧室的门都打开，然后躺在床上看了一会儿书，也为了让自己凉快一下好去洗碗。可即使所有的门都打开还是不能驱赶一丝热气，空气里的热量和内心的不安混为一体，简直让人难以呼吸。

忽然看到了天花板上浮动的月亮，就像真的月亮。阳光从阳台上射进来，经过洗脸盆里水的反射，映在天花板上，映出一轮皎洁的圆月。

月亮不单纯是皎洁的圆月，光晕周围的阴影不断晃动，就像一座蓄势待发的火山。火焰明亮得耀眼，衬托出阴影的明显。很难想像那是水的影子。如果直接联系想像，比喻成随着热气流晃动的空气更适合。

大概是有风吹过洗脸盆的水面，可其实根本没有风。是什么呢？可能就是空气的流动吧，因为那就是一个感觉不到一点风的早晨。

是的，不是风，是穿梭在家里的空气流动的结果。皮肤感觉不到的细小的而又不停息的空气流动触动了水的表面。

虽然不能亲眼看到，但是家里、世界上，到处都充满着空气，从不不息地对流着，以我们想像不到的样子。

然而这次我亲眼看到了。我躺在床上看到了空气不断流动的样子。没有尽头的波浪迅速形成和混灭，它们奔走着，忙碌着，有时是花朵，有时是云彩，有时微笑，有时绝望。太绚烂，太绚烂，让我都觉得有些迷离恍惚了，它们在我们的眼睛和事物之间不停地舞动，绚烂多姿。

即便微乎其微，也让我感到不安，突然想看看它们的样子。它们在我的体内是不是也在奔波忙碌，一个漩涡接着一个漩涡，不停地动？摸不着，看不到，甚至不能感觉到，但是它们的运动是那么激烈，那么旺盛，那么迫切，让人无法忽视不见。

我闭上眼睛，一会儿又睁开，重新打开书，上面写着这样一个故事。

男人唯当一下关上门，走了进来，好像有一肚子火气要发泄出来，像是遇到了什么委屈，又像犯了什么大错误后的懊悔。他大步走到冰箱前，拿起一瓶酒，咕咚咕咚地大口喝下去。女人（可能是妻子，朋友，女朋友）说：“你好像是遇到什么难堪的事了？”

男人被触动了，和盘托出。男人名叫查理，是附近学校的一个美术老师。

查理说，一天，有一个他曾经教过的女学生来拜访他，一个四五年前的学生，现在已经是一个家庭主妇了，怀里抱着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五年前她还是一个学生，听他的美术课，她叫安琪拉。

第一章

在查理的记忆中，她是一个安静普通的女孩儿。向老师问候了一番后，她便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一个长长的故事。

故事概括起来可以这样说。她在高中的时候，受到继父的性虐待。打她，每天晚上爬上她的床，她无法忍受那种恐怖和耻辱。

她决定以死来了结。她说，在父母去旅行之前，她已经做好了自杀准备。给母亲写了一封长长的遗书，然后到车库用胶布把所有的门缝封得严严的。她想利用汽车尾气结束生命。

准备就绪，安琦拉最后一次来到学校。她说当时打算上完星期五午后的课，就回家实施计划。在那天午后的第八节课——美术课之前，她一直是那样想的，没有动摇过。

当时，查理在课堂上，走到她的身旁，检查她的作业，温柔地拍了拍她的肩膀。提出几个问题，然后仔细听她的回答，又重复了刚才的动作才走回讲台。

那天，安琦拉回到家里，毁掉给妈妈的遗书。车库的胶布也全都揭开了，然后给自己所在教会的牧师打了电话，在牧师的劝导下，她决定离家出走，再也不回来。之后，她开始了新生，她把这一切都归功于查理，因此一直对他充满感激，渴望有朝一日能够向他倾诉。

查理讲完这个故事后，和女人(妻子，朋友或者是恋人)对于男老师不能触碰女学生身体的学校方针，静静地进行了一番讨论。禁止和女学生的身体接触，到底是不是正确的？也许这种慈祥的、温柔的爱抚会给一个人带来巨大的慰藉，产生无穷的力量——至少安琦拉在美术课上是这样想的。如果一位亲切的老师走到自己的身旁，用温暖的、慈爱的手拍拍自己，仔细地认真地听自己的话，那么在这个世界上，一定还会有很多关爱自己的人。确实，因为这种触

碰，她发现了那些人。

查理说完这些话，双手抱住头，望着那个女人，目光中充满了羞愧和苦楚。他很平静却又肯定地说：“其实，我感到羞愧的是，我自己都记不起那件事了……”

还有几行没读完，我却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

丈夫刚从浴室里出来。我对他说：“我要出去一趟。”

我的语气像查理那样肯定，一身水气的他根本无暇问我究竟。几分钟后，我已经坐在了驾驶室里，车在朝向我想去的地方行驶。

就这样，我去拜访您了。但是离开家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怎么会想起您，为什么想去看看您。毫无预兆，毫无暗示，完全是突然之间的念头。就是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相反，今天本来是我和丈夫约好一起去领养所的日子。难道是潜意识里我的不愿意使我这么盲目地出发，到离汉城三个小时车程的您那里？

3.

我已经三十一岁了。大学毕业的那年秋天结婚，已经七年了。最后一次见到老师也是在那年，是那年的夏天吧。

那时我二十四岁，丈夫仓革二十八岁。他是我父亲朋友的儿子，是一个村子里住的哥哥，也是大学四年的学长。用青梅竹马来形容我们的感情可能再适合不过。小时候，父亲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第一章

“早把你许配给仓革了，你出生的时候就决定的事。”

父亲总是在喝醉酒之后，对我说这些话。第一次听到这些话大概是在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我不要，我要和爸爸结婚。”

那时的我总是这么回答，简直傻得可以。就这样，到了上高中的时候，我嘟着嘴回答爸爸的这句玩笑：

“我是什么？东西吗？可以随随便便送给人家？”

这种时候，父亲好像总是饶有兴致地呵呵笑。而我心里却一直在想：真的会是那样吗？可后来发生的事情，果然应验了父亲的“玩笑”。

我慢慢地长大了，在我过了二十岁之后父亲仍然开那个玩笑，那个我小学二年级时的玩笑。现在成为我公公的人，那时也和我父亲一样。每次来我家，都不忘说这句话：

“我的孩子多大了啊？快快长啊，好嫁到我家来。”

我和仓革哥哥经常因为两位老人家的话，困惑而不知所措，但是他们却仍旧那样津津乐道。

当时我以为，这只是两位老人家为表示彼此之间的深厚友谊而采取的一种特别方式，因为我知道那样的父亲很多。父辈们是好朋友，所以儿女们也相应地成为好朋友，如果能够因为儿女们的结合而成为亲戚，那当然是再好没有的事了。

然而，直接的当事人——我和仓革哥哥，却好像应该有意地拉开距离，似乎是不愿意承认家长们的撮合，却又实在找不出确定的理由，真的是很困窘。

仓革哥哥每次在班里得了第一名和在他考上理想的大学时，两家一样地庆祝，两位老人一样的高兴就像真亲家一

样。而仓革哥哥刚毕业，我又考入了那所学校，两位老人家就开始神经兮兮地说我们是夫唱妇随。一来二去，哪有不透风的墙？后来连我们周围的同学和朋友都几乎认同了这点。

仓革，那个曾经是我哥哥的人，现在成了我的丈夫。这也了却了父母的一桩心愿。但是我必须强调，我和他结婚并不是因为父母之命不可违。如果说有理由的话，第一个理由就是：我们之间没有不能结婚的理由；第二个理由则是：我的生活中确实没有比他更好的人选。

他总是令人厌烦地反复问我：“爱我吗？”恐怕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总是煞有介事地反问道：“那你呢？”其实这个问题根本没必要问也没必要回答，我们跟对方结婚的理由大致上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分别。

不是吗？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家住得近，两家又是莫逆之交，他就像我的哥哥一样陪我长大。可能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吵架也不像平常夫妻那样，倒像一对亲兄妹闹别扭。我动不动就把他的不良习惯报告给婆婆和大姑姐；而公婆责备他的时候，既不像责备一家之长，也不像责备一个为人之夫的人，一个女人的男人，倒像是在批评一个欺负妹妹的哥哥。说到底，丈夫也不过是挨母亲骂的一个孩子而已。

或许我们一直没有孩子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结婚七年了，始终没有孩子。我和丈夫什么问题都没有，都很正常，却一直没有孩子。刚结婚的两年，因为我要上班，有意没要孩子。那时想到二十六七岁的时候再要也不晚，可是现在都已经三十一岁了，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没有。

真想要个孩子。但是我和丈夫都很明白，孩子不是想要就能生的。不能轻易放弃，但也不能因为没有孩子而给夫妻之间增加不必要的矛盾和痛苦。这是他的想法，也是我的想法。让我感动的是，娘家和婆家的亲人们都很理解我们。但是没有孩子，无论怎么说，都不能算是成年人。他是他，我是我，到什么时候，我们都是孩子，为人子女的孩子。而且我们也不像别的夫妻，而总像兄妹一样一起生活，偶尔拌拌嘴，闹闹别扭。

为此，我们想过领养一个孩子。

4.

是的，如果那天我不去拜访老师您的话，很可能就和丈夫一起去领养所了。因为丈夫对我说过：“这个星期天，我们豁出去，干脆到领养所看看怎么样？”我答应了。

但是那天我没去领养所，却在去见您的路上。从家里出来后，我一直在反复琢磨，是不是因为对领养的犹豫而使我突然之间想去见您呢。毕竟，事先我连一个电话都没给您打过。就这么出发去见您，实在是件荒唐冒昧的事情吧。

可其实就算我想跟您通电话恐怕也是没有可能。您一定不知道我的电话，我也不知道您的。七年多了，我们没通过一次电话。我只记得您工作的地方和学校的名字，本来在出发前是可以事先联系的，但是我没有。

三个小时的路程，路途遥远，而且一直没有您的消息，很可能见不到您，做无用功。但是，我还是盲目地从家里出发了。为什么呢？到现在我还在想这个问题。有太多见不到